

中国当代名家经典系列

双梦记

赵凝 著



老舍文学奖 | 《中国作家》优秀作品奖 | 中国人口文化奖

赵凝小说精选汇编

聚焦女性情感 故事跌宕起伏



开明出版社

双梦记

赵凝 著



开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双梦记 / 赵凝著. — 北京 : 开明出版社, 2019.3

ISBN 978-7-5131-4641-8

I. ①双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20025 号

责任编辑: 卓玥

双梦记

著 者: 赵凝

出 版: 开明出版社

(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5 号 邮编 100089)

印 刷: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10.125

字 数: 210 千字

版 次: 2019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5.00 元

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出版社负责调换。联系电话: (010) 88817647

目 录

- 001 / 手机里的爸爸
- 030 / 少女特种兵
- 043 / 蓝屋电台
- 057 / 闪电
- 071 / 复活记
- 100 / 生命交叉点
- 161 / 大家
- 194 / 青春
- 224 / 未来美少女
- 243 / 午夜芬芳
- 253 / 艳遇
- 267 / 双梦记
- 277 / 都是月亮惹的祸
- 290 / 花样年华

手机里的爸爸

—

爸爸死去十年，留下可怜的小烟，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在地球上。但是，自从小烟捡到一部奇怪的手机，从此一切都改变了。爸爸当年是红极一时的影星，一次意外突然离世。十年后，手机里有个酷似爸爸声音的男人出现，他通过这部手机联系上小烟，教她如何写作，教她顺利地卖掉影视版权，很有预见性，仿佛预知未来。捡到的这部手机使小烟走向成功，小说拍成电影，获了大奖。原来，爸爸并没有死，他只是坠入四维空间，有预知未来的能力。一天，脑神经科医生张辰雨来找小烟，让她在脑CT机出口处等待爸爸归来，去世十年的爸爸，你真的会回来吗？

二十三岁生日那天，小烟意外地卖掉一部电影版权，赚到她人生的第一桶金。

那笔钱到账之后，小烟想到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搬回到最繁

华的第五街区去住，以前的房子在郊区，房租便宜但离城太远，经常为见一个影视经纪人，提前两小时出门，还担心迟到。这回好了，电影版权卖掉了，她终于可以搬回到市中心去住了。

她，席小烟，独立作家，像风一样自由的年轻女子。

繁华的市中心第五区的房子，她不是没有住过。两年前她写另一本书《远海恋人》的时候，就住在第五区的高档住宅楼里。那时她有一个演员男友高友友陪着，天天陪着她，给她朗诵顾城的诗。

“你应该是一场梦，我应该是一阵风。”

这是顾城的诗《你和我》中的句子，小烟最喜欢的。

小烟爱友友，爱得要死。

那时，她正写长篇小说《远海恋人》，每天熬夜，高友友拍戏回来，就手拉手带她去吃夜宵。第五区有许多漂亮的小馆子，灯火如星，人流如水，彻夜喧闹不眠。高友友和席小烟，多么般配的一对小恋人，走在如大海航船般的美食街上，人声鼎沸，他俩轻声交谈，彼此却听得见。

他们在一家烤鱼烤串店里坐下来，点了一堆好吃的。高友友喝冰啤酒，给小烟要了一瓶冰可乐。他们边吃边聊天，友友问小烟，小说写得怎样了。小烟说，顺着呢，女主都快结婚了。

“你这是暗示吗？”

“暗示什么呀？知道知道，你是偶像演员，不能结婚的。”

“你那小说叫什么名字来着？”

“《远海恋人》。”

“哦，《远海恋人》，要是能改成电视剧就好了。”

“怎么好？”

友友伸手摸摸小烟的脑袋说：“傻瓜，咱们能得到一大笔钱啊！”

小烟对着面前的一小碗南瓜粥，犹豫着要不要加一点糖。他们吃完东西回家睡觉，在电梯里，友友就迫不及待地吻了她。小烟说不要嘛，你把我的口红都弄乱了。友友搂着她说，都到家了，妆花就花了呗。

他俩如胶似漆，黏了好一会儿，好得就像一个人。夜晚亲热过后，他俩站在落地窗前看夜景。已是夜半时分，那条街仍很热闹，火树银花。

这时，友友忽然问小烟：“小烟，爱是什么样子的？”

“爱？爱就是你和我呀！”

“那爱情呢？”

小烟说：“爱情？爱情也是你和我呀！天哪！友友，你今天怎么变得这么酸？好了！天不早了，咱们睡觉吧，明天一早，你还要拍戏呢！”

于是，二人关掉台灯，倒在黑海绵一样的夜里。

半夜醒来，小烟就发现不对劲儿了，友友的T恤衫变成了一个空壳，里面塞了一个枕头，而友友本人却不见了。

二

阳台门开着，从外面呼呼往里灌着风，发出“啪啪”的

声响。

他俩是抱在一起睡的，为什么一觉醒来，他却不见了？小烟拧亮台灯，台灯淡黑色的灯罩上飘满羽毛。这是他俩一起去买的灯，一直放在床头。T恤也是小烟帮男友买的，现在成了一个空壳。

他说过，今天拍跳楼的戏，累得要死。

第五区的夜，并不那么黑，即使到了后半夜，也还是有星星点点的灯火，像一艘暗夜里缓慢行走的巨轮。阳台被吊在高高的21层高空，街景华丽，形状凸起，像未来世界的某个场景。

小烟来到阳台，伸手在空中那么一抓，仿佛能抓到什么，或撕下黑夜的一角，抓在手心，带回屋里细细琢磨。

他不会想不开跳下去了吧？21楼，如果真的坠落下去，就如同一块蛋糕融化在黑夜里，无声无息。一想到这些，小烟感到两腿发软。小烟是一个作家，想象力特别发达。她软着双腿以一个怪异的姿势倒退着回到屋内，一屁股跌坐在地毯上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发呆。

黑夜的风，裹挟着青草的味道涌进屋内，浅米色的窗帘被风吹起，像帆，又像一个独舞的人。青草的味道不知怎的，变得有点血腥。一个不好的念头，突然飘进小烟的头脑里，她的眼睛睁得更大，眼白上布满血丝。

她，失魂落魄。

她自言自语地说，不！不！我要去找他！

紧接着，席小烟以最快速度抓起搭在沙发背上的一件连衣裙

套在身上。然后，她开始找钥匙和钱包。她忘了开大灯，房间里有些黑，她胡乱摸索着，到处瞎摸，可她什么也找不到。

终于找到钥匙包，小烟一阵烟似的冲出门，房门在身后“砰”的一声响，自动关闭。她站在电梯口，她发现自己按电梯的手在抖。她对自己说，不要慌，不要慌，先找到他尸体再说。

如没有尸体，就说明他并没有跳楼。

楼前的那片草地，白日里很绿，到了夜里却像被墨汁泼过，黑得发青。路灯照不到这里，或者，是设计师想让高尚社区更显洋气，故意设计了鬼火一样的地灯，有跟没有一样。

小烟跳进拦在草地外的栏杆，撩起裙子蹲在草地上开始摸索起来。

她一寸草地、一寸草地地摸过去，心中又惊又怕。突然，小烟摸到冰凉的肉，那是瘦紧紧的肉，男人的一条胳膊或者小腿，“啊！”小烟低声叫了一声，整个人扑过去。“友友，你怎么啦？”

这时，那个躺在草地上的男人突然从地上坐起，推开压在他身上的小烟喊道：“哎，我说姑娘，疯了吧你？”

“啊！你吓死我啦！”小烟拍着胸口说。

“吓死你啦？你还吓死我了呢！”

“大晚上的，你在这儿干吗？”

“还说呢，大晚上的，我正躺这草地上乘凉，躺得好好的，突然有人扑过来……我说姑娘，你想要占我便宜是怎么着？”

小烟气得鼻子里直冒凉气，懒得跟他纠缠，继续寻找友友。

“哎，我说，你这撅着屁股摸呀摸的，到底在摸什么呢？”那人又问。

“没什么，刚才我不小心把戒指掉到楼下了，下来找找！”

“戒指？是结婚戒指吗？”

“你怎么那么八卦呀，咱俩又不熟！”就在小烟说这话的时候，她的手摸到一部手机，对，没错儿，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手感可以摸得出，这就是一部如假包换的手机。

这天夜里，小烟手里攥着那部捡来的手机，随电梯缓缓上升的时候，就感觉有些不对劲了，手机明明是金属外皮，摸上去却有肉的质感——就像攥着一只人手。

这种感觉太恐怖了。

电梯里只有小烟一个人，她一直不敢低头看手机，只是盯着电梯一侧的数字显示盘，看它1、2、3、4地跳动，她希望快点到了21楼，她好拿着手机尽快返回房间，研究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妖怪。

电梯在中间抖动了一下，还好无大碍，顺利到达21层，门开，小烟像贼一样地一步跨出电梯，手举那只奇怪的手机快速平移，生怕一眨眼的工夫，那手机就钻进电梯缝里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房间。灯亮。

小烟如获至宝地捧着那部手机进了客厅。

客厅的沙发几乎是乳白色的，在灯光的照耀下，小烟终于看

清了那部在草地上捡回来的手机的真面目，那显然是一部老款手机，长方形的金属外壳，有棱有角。小烟心里略感失望，心想，这一定是谁淘汰掉的旧手机，不要了，从楼上随手扔下去。

一想到这儿，小烟再次想起男友来，幸好他没有跳楼，没有想不开。嘿嘿，人生不用去看什么哲学书，记住一句话，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就好啦。小烟一想到这儿，心情豁然开朗。她想男友可能是连夜返回剧组了。

“明儿一早到剧组去找他。”她一边自言自语，一边拿自己的手机充电器随手往捡来的手机上那么一插，原本只是试试，没想到还真插进去了，她也没多想，只是给它命名 R 手机。

小烟把 R 手机扔到一旁，从柜子里拿了条毛巾被盖住脸，蒙头大睡去了。

那个叫鹿鸣镇的地方真是山清水秀。小烟一路上倒了三趟车，手里一直抱着那只玫瑰红枕头，如同怀抱一个婴儿。那阵子，小烟见人说，我们家友友睡别的枕头全都睡不着，只睡这只玫瑰红，不软不硬，不高不低，刚刚好，沾枕就着。

“睡枕头？睡你吧？”

在剧组，有调皮小伙儿跟她逗闷，她也听不懂人家话中有话，就是死抱着枕头不放。这次又换了另一个剧组，鹿鸣镇，换了地点就像换了时空，上一回，友友演一个小角色。

这回他演“男一号”。友友回家总是很兴奋，把“男一号”的台词画上红杠。

小烟满心以为，在剧组可以找到正在拍戏的男友。

她看见摄影机已经架好，各部门都已各就各位，准备开拍，导演的手已举起，就在这时，席小烟冲了过来，大喊一声：“导演！导演！我找你有事！”

导演骂骂咧咧，问高友友为什么不来。小烟说，友友昨天晚上就不见了，我还以为他独自一个人来鹿鸣镇了。导演说生不见人，死不见鬼，时间不等人，我们只好换人了。

小烟哀求导演，请等一等，我去把他找回来。

小烟把红枕头丢在拍摄场地，心情低落她走开。这趟来，她还有一个意外发现，高友友骗了她。这部电影里，高友友并不是“男一号”，他是为了哄她高兴，在家看剧本的时候，故意拿出“男一号”的架势来说事，其实，他在这部戏中只是个无关紧要的“朋友”，随时可以换人。

小烟回到家，心里极难过。男友不见了，房东又偏偏在这时上门来收房租。那时小烟一部电影剧本也没卖出去，兜里没有钱。小烟只好从第五区搬出来，搬到郊区去住。

郊区那套房子租金便宜，只需在第五区租房的五分之一。再说男友不在了，小烟觉得自己也不需要多大的房子，有一个小房间，能放下电脑、被褥和不多的衣服，一张床、一个电脑桌，能专心写作就可以了。

席小烟搬去的地方，是一个叫“公主岭”的地方，房子有些旧了，看起来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红砖楼，八十年代，小烟父亲

归属于小烟父亲的年代。

席小烟生于一九九三年，今年二十三岁，父亲在她十三岁那年去世，离开这个世界整整十年。小烟没有母亲。小烟父亲浩涵身份特殊，他是八十年代中国影星，当时他与八十年代另一女星相恋生下小烟，传说并没有结婚，两人就分手了。

小烟从小跟着爸爸过，父女二人相处融洽。

在小烟眼里，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，没有妈妈，她一点儿也不觉得遗憾。房子后面有一座小山。这大概就是他们说的“公主岭”了。清代有一个公主葬在这里，没有墓碑。

“听说你搬到公主岭去住了？那荒郊野外的，不要变成鬼啊！哈哈哈！”

这是小烟搬到公主岭后，接到的第一个电话，是自称“文字女巫”的同龄写手诗幕珊打来的，诗幕珊和席小烟两个人都是靠“新概念作文”比赛出道的，因此成了网界两朵并蒂莲，相互斗法，拼点击量第一，拼排行榜名次。

“我是搬来写作的，这里安静。”小烟才懒得理那女巫，只当她神经病发作。

“啊！哈哈！那么，祝你好运！”

三

第二天，小烟一大早收到一个快递，鼓鼓囊囊的一个牛皮纸袋，小烟以为是女巫寄来的什么可怕的东西，心里有点紧张。男友悄然离开，她又变回一个孤儿，没有爸，没有妈，没有男朋

友。牛皮纸袋里如果装的是小动物的尸体或皮毛，那可怎么办？

小烟有毛皮恐惧症，尤其怕猫。

幕珊了解对手，就像了解自己一样。

小烟的手哆嗦着，将那只牛皮纸袋打开。里面没有什么吓人的东西。那只捡来的旧手机赫然出现在她面前，让她蒙了好一会儿。

R 手机丢在第五区高档房间里，小烟因交不起房租在男友失踪后一周内从那里搬出，想丢掉那只无关紧要的手机，而一向吝啬的房东老 K，竟然发快递把手机寄给小烟，这只旧手机就像是自动追着小烟，甩也甩不掉。

小烟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写新书的。

就在她泡好一杯茶，准备写作的时候，房间里突然传来“铃铃”的电话铃声，把她吓了一跳。夜那么静，这铃声来自哪里？侧耳细听，这铃声根本不属于如今这个年代，它仿佛来自二十年前。

“喂？”

小烟从抽屉里找出那只捡来的手机，按下接听键，声音抖抖地喂了一声。

“小烟？”

“对，我是小烟，你是谁？”

“别管我是谁。记住从今天起，你要按时把这只手机充满电，记住一格都不能少，你随时带在身上，我会带给你创作的灵感和做事的方法。”

“你是谁？是爸爸吗？”

“你爸爸十年前就走了，我是你爸的一个朋友。”

“爸爸！你不要挂电话，我怎样才能找到你？爸爸！爸爸！”

电话里却传来死一般的寂静，没有电话挂线的嘀嘀声，也无人声，仿佛整个世界坍塌下来，将那个从天而降的人再次吞没。小烟怀疑，那个人就是自己的爸爸。

小烟瘫坐在窗前，泪流满面。

四

小烟很快发现，这部 R 手机只能接听，不能拨打。幸好它的充电模式跟小烟现在用的这部三星手机是一样的，否则没法儿按照手机里的男人的要求去做。现在，男友已经离开了小烟，小烟唯一能指望的，就是电话里这个“爸爸”了。

一想到这儿，她在打开电脑写作的同时，也在给 R 手机充电。

生命中美好的东西，总是突然而至，又突然离开。小烟现在一手拿烟，一手拿着个奶瓶一样的东西喝水。有个朋友张辰雨说，小烟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是缺乏安全感。

小烟在网上空间里打了个笑脸。

只是笑笑，没说什么。

他俩都玩微博，几年了，从未见过面，只是泛泛之交，在网上随便聊聊。对了，他曾经跟小烟说过，他是一个脑神经科医生。脑子有病的话可以找他。

当时，小烟记得自己打了个大大的“愤怒”符号。

可不是嘛，现在说谁“脑子有病”，那不就跟骂人一样吗？过了一会儿，小烟又觉得自己挺可笑的，人家说不定是在调侃呢，我怎么就当真了呢！

“用奶瓶喝水，就是缺乏安全感吗？”

小烟得空的时候，去网上打了这样一行字，很快，那个叫“张辰雨”的就回复了这样一句：“是的，没错！”

“你在干吗？”

“在写小说。”

“你在干吗？”

“在写病历。”

“今晚你值班吗？”

“是呀，要不要来医院找我？”

“哪家医院？”

“中日。”

“好大的医院。”

“那是！”

“要去工作了，拜拜！”

像这样简短的对话，穿插在小烟写作的空隙里，时常出现，显然双方都没有走心，碰见了就说两句，没碰见也并不想念。网络时代，谁没有一两个见不着面的朋友，偶尔聊天，然后隐没在茫茫人海，头脸虚无，文字犹在。

小烟从来也没听过他的声音。小烟这个人，对声音很敏感。

她不敢跟张辰雨通话，万一他的声音不好听，反而破坏了美感。她跟高友友恋上，就是因为友友的声音好听。他是演员，说话字正腔圆，一次打错了的电话，让他俩接上火。

现在不知友友去了哪儿，原来那只手机也已关机。有时很想念他，拼命拨打那只永不开机的电话，聊以慰藉。

“爸爸”那通奇怪的电话，让小烟的脑子通了灵，文思泉涌，字打得飞快。小烟手指在键盘上敲字的时候，眼前出现童年时练琴的画面。

钢琴就摆在窗边。日光照进浅色系的窗帘，有小小的刺眼的光粒在跳动。

小小的女童坐在琴凳上，一个键一个键慢慢弹琴。钢琴上摆满相片，艺术照、剧照、大海边的照片，爸爸是红极一时的影星，还有他跟其他大明星的合影。

爸爸的大影子在窗帘后面不停晃动，他似乎在晾衣服，塑料盆里有小衣服、小裙子、小袜子，童年的小烟就藏在帘子后面。

她开始放弃弹琴，与年轻的爸爸开始了捉迷藏游戏。

他们绕着窗帘两端跑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就好像有个独特空间在她和爸爸之间隐秘存在，当她刚跑过去的时候，他恰好经过这里，对小烟来说，爸爸只是个幻影。

笑声在气泡一样的幻影后面响起，呵呵！呵呵！

“小烟！你往哪里跑！爸爸抓住你啦！”

爸爸的一只手终于从帘子后面伸过来，抓住她、抓住她。小烟被爸爸壮实的胳膊搂住，一把抱起来，上下颠了两下，然后